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四十四

五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奎

膳錄監生臣吳壽朋

欽定四庫全書

藝文類聚卷四十四

唐 歐陽詢 撰

樂部四

琴

箏

笙

篳篥

笛

簫

篳篥

簫

篳篥

琴

周官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冬日至於地上圓丘奏之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夏日至於澤中方丘奏之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於宗廟奏之詩曰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禮記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又曰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
之臣

左傳曰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其族曰伶人也與之
琴操南音公曰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
不忘舊也又曰初衛侯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
之公怒鞭師曹三百

列子曰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又曰孔子遊太山見榮

啓期鹿裘帶索鼓琴瑟孔子問曰先生為樂何也對曰
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為人一樂也男貴女賤今既
為男二樂也今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吾行年九十有
五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生之終居常以待終何
憂哉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治又曰
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之方鼓琴志在太山鍾子期曰
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

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鼓琴者也

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坐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歟

孫卿子曰伯牙鼓琴六馬仰秣

史記曰萬石君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獨有母不幸失明有姊能鼓

琴高祖乃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徙其家長安中
戚里又曰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威王舍之右室又曰
司馬相如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臨邛富人卓王孫有
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
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
者通慇懃文君夜亡奔相如

桓譚新論曰神農氏繼而王天下於是始削桐為琴繩
絲為絃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焉

廣雅曰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弦曰少宮少商

風俗通曰琴者樂之統與八音並行君臣以相御也和樂作者其曲曰暢言其道暢美也憂愁作者其曲曰操言心失其操也

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周曰臣獨焉能令足下悲哉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不

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隣訕折攢厭舞無所告愬臣一為
之徵操援琴則涕零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廣廈邃房
下羅帷來清風鬪象旗儼鄭妾麗色淫目流聲娛耳水
遊則連方舟戴羽旗野遊則馳弋獵乎平原廣囿入則
撞鍾擊鼓乎深宮之中雖有善鼓琴者則未能使足下
悲也然臣所為足下悲者一也千秋萬世之後宗廟必
不血食高臺既已壞曲池既已漸墳墓既已下嬰兒豎
子樵採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

若是乎於是孟嘗泣焉承臉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拂羽角孟嘗涕泣增哀下而就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亡邑之人

韓詩外傳曰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女佩瑱而浣孔子曰彼婦人可與言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子貢曰於此有琴而無軫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五音不知安能調琴

江表傳曰顧雍從蔡邕學琴邕異之曰卿必成故以

名與卿

華嶠漢書曰初蔡邕在陳留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酣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以蔡君至門而去邕素為邦鄉所宗主人遂自追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唯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列仙傳曰稷卨公華山道士漢武封禪公乃冠章甫擁琴來迎

劉向別錄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趙氏者勃海人趙定也宣帝時元康神爵間丞相奏能鼓琴者勃海趙定梁國龍德皆召入見溫室使鼓琴待詔定為人尚清靜少言語善鼓琴時間燕為散操多為之涕泣者

東觀漢記曰上嘗問宋弘通儒之士弘薦桓譚譚善鼓

琴意鄭聲上數聽悅之間坐府上遣吏召譚責問之譚叩頭良久乃遣後上令譚鼓琴譚為之失次上問之弘言其故其後不復令譚給事中

孫登別傳曰孫登字公和汲郡人清靜無為好讀易彈琴頽然自得觀其風神若遊六合之外者當魏末居北山中以石窟為宇編草自覆阮嗣宗見登被髮端坐巖下遙見鼓琴嗣宗自下趨進莫得與言嗣宗乃長嘯與琴音諧和登因嘯和之妙響動林壑

語林曰嵇中散夜燈火下彈琴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黑單衣草帶嵇視之既熟乃吹火滅曰恥與魑魅爭光

阮籍樂論曰漢桓帝聞楚琴展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為聲如此而足矣昔季流子向風而鼓琴聽之者淚下蔡琰別傳曰琰字文姬蔡邕之女年六歲夜鼓琴絃斷琰曰第二弦邕故斷一弦而問之琰曰第四弦邕曰偶得之矣琰曰吳札觀化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

之不競由此觀之何足不知

馬明生別傳曰明生隨神女入石室金牀玉几彈琴有一弦五音並奏

搜神記曰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蔡邕聞其爆聲曰此良桐也因請之削以為琴而燒不盡因名焦尾琴有殊聲焉

晉中興書曰戴逵字安道少有文藝善鼓琴太宰武陵王晞聞其能琴使人召焉逵對使者前打破琴曰戴安

道不能為王門伶人

世說曰會稽有防風鬼屢見城邑常跂雷門上脚垂至地晉橫陽令賀韜義鼓琴防風聞琴聲在賀中庭舞

沈約宋書曰蕭思話領左衛將軍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酒鍾謂曰相賞有松石間之高意也

詩梁丘遲題琴樸奉柳吳興詩曰邊山此嘉樹搖影出雲垂清心有素體直幹無曲枝凡耳非所別君子特見

知不辭去根本造膝仰光儀

陳沈炯為我彈鳴琴詩曰為我彈鳴琴琴鳴傷我衿光死無人覺入竈始知音空為貞女引誰達楚妃心雍門何假說落淚自淫淫

陳賀澈為我彈鳴琴詩曰薄暮高堂上調琴召美人伯喈聲未盡相如曲復新點徽還轉弄亂爪更留賓聊持一弦響雜起艷歌塵

陳江總賦詠待琴詩曰可憐嶧陽木雕為綠綺琴田文

承睫淚卓女弄弦心戲鶴來應舞遊魚聽不沈楚妃章
勿歎此異丘中音

賦後漢傅毅琴賦曰歷嵩岑而將降睹鴻梧於幽阻高
百仞而不枉對修條以特處蹈通涯而將圖遊茲梧之
所宜蓋雅琴之麗樸乃升伐其孫枝命離婁使布繩施
公輸之剗剗遂彫琢而成器揆神農之初制盡聲變之
奧妙抒心志之鬱滯

後漢馬融琴賦曰惟梧桐之所生在衡山之峻陂於是

邀閒公子中道失志孤茆特行懷閔抱思昔師曠三奏而神物下降玄鶴二八軒舞于庭何琴德之深哉

後漢蔡邕琴賦曰爾乃言求茂木周流四垂觀彼椅桐層山之陂丹華煒燁綠葉參差甘露潤其末涼風扇其枝鸞鳳翔其巔玄鶴巢其岐考之詩人琴瑟是宜爾乃清聲發兮五音舉發宮商兮動角羽曲引興兮繁弦撫然後哀聲既發秘弄乃開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案藏摧於是繁弦既抑雅韻乃揚仲尼思歸鹿鳴

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飛別鶴東翔飲馬長
城楚曲明光楚姬遺歎雞鳴高桑走獸率舞飛鳥下翔
感激茲歌一低一昂

晉嵇康琴賦曰椅桐之所生託峻岳之崇岡含天地之
醇和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以獨茂飛英蕤於旻蒼其
山川形勢則盤紆隱嶙確鬼岑崑丹崖嶮巖青壁萬尋
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植其西涓子宅其陽玉醴涌其
前玄雲陰其上翔鸞集其巔乃斲孫枝准量所任至

人攄思制為雅琴錯以犀象藉以翠綠弦以園客之絲
徽以鍾山之玉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
期聽聲華容灼爍發采揚明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
君子新聲嘹亮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參發
並趣上下累應若乃高軒飛觀廣廈閑房冬夜肅清朗
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於是器冷弦調心閑手敏
觸挽如志唯意所擬初涉淥水中奏清徵拊弦安歌新
聲代起曲引向闌衆音將歇改韻易調奇巧乃發或俳

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秘玩牢落凌厲布濩
半散英聲發越米米粲粲穆溫柔以怡懌婉順敘而委
蛇或乘險投會邀隙超危嚶若離鵠鳴清池翼若遊鴻
翔增崖或樓挽櫟捋縹緲澈洌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
戲雲中迫而察之若眾葩敷榮曜春風若吹其曲引所
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鷄雞遊弦更唱迭
奏聲若自然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
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閑遠故

音痺弦長故微鳴性潔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泄幽情矣

晉成公綏琴賦曰伯牙彈而駟馬仰秣子野揮而玄鶴翔鳴清角發而陽氣亢白雲奏而風雨零

贊晉殷仲堪琴贊曰五聲不彰孰表太音至人善寄暢之雅琴聲由動發趣以虛深

晉王珣琴贊曰穆穆和琴至至愔愔如彼清風泠焉經林

宋謝惠連琴贊曰嶧陽孤桐裁為鳴琴體兼九絲聲備五音重華載揮以養民心孫登是玩取樂山林

銘後漢李尤琴銘曰琴之在音盪滌邪心雖有正性其感亦深存雅却鄭浮侈是禁條暢和正樂而不淫

箏

釋名曰箏施弦高箏箏然

史記曰秦逐客李斯上書曰夫擊甕扣缶彈箏搏髀而歌呼鳴鳴快耳者真秦之聲

風俗通曰謹按禮樂記第五弦筑身也今并涼二州箏
形如瑟不知誰改也

英雄記曰呂布詣袁紹紹患布欲殺之遣三十六兵被
鎧迎布使著帳邊卧布知之使於帳中鼓箏諸兵卧布
出帳去兵不覺也

傅子曰郝素善彈箏雖伯牙妙手吳姬奇聲何以加之
又曰箏者上圓象天下平象地中空准六合絃柱十二
擬十二月乃仁智之器也

語林曰桓野王善解音晉孝武祖宴西堂樂闋酒闌將
詔桓野王箏歌野王辭以須笛於是詔其常吹奴碩賜
姓曰張加四品將軍引使上殿張碩意氣激揚吹破三
笛末取睹脚笛然後乃理調成曲

俗說曰謝仁祖為豫州主簿在桓溫閣下桓聞其善彈
箏便呼之既至取箏令彈謝即理絃撫箏因歌秋風意
氣殊邁桓大以此知之

詩梁王臺卿詠箏曰依歌時轉韻按曲動花鈿促調移

輕柱亂手度繁絃唯有高秋月秦聲獨可憐

梁孝元帝和彈箏人詩曰瓊柱動金絲秦聲發趙曲流
徵含陽春美手過如玉

梁沈約詠箏詩曰秦箏吐絕調玉柱揚清曲弦依高張
斷聲隨妙指續徒聞音繞梁寧知顏如玉

賦後漢侯瑾箏賦曰於是急絃促柱變調改曲卑殺纖
妙微聲繁縟散清商而流轉兮若將絕而復續紛曠蕩
以繁奏邈遺世而越俗若乃察其風采練其聲音美哉

蕩乎樂而不淫雖懷思而不怨似幽風之遺音於是雅
曲既闕鄭衛仍修新聲順變妙弄優遊微風漂裔冷氣
輕浮感悲音而增歎愴頓悴而懷愁若乃上感天地下
動鬼神享祀祖宗酬酢嘉賓移風易俗混同人倫莫有
尚於箏者矣

魏阮瑀箏賦曰惟夫箏之奇妙極五音之幽微芭羣聲
以作主冠衆樂而為師稟清和於律呂籠絲木以成資
身長六尺應律數也故能清者感天濁者合地五聲並

用動靜簡易大興小附重發輕隨折而復扶循覆逆開
浮沉抑揚升降綺靡殊聲妙巧不識其為平調足均不
疾不徐遲速合度君子之衢也慷慨磊落卓礫盤紆壯
士之節也曲高和寡妙伎難工伯牙能琴於茲為朦朧
繹翕純庶配其蹤延年新聲豈比能同陳惠李文曷能
是逢

晉陶融妻陳氏箏賦曰伊夫箏之為體惟高亮而殊特
應六律之修和與七始乎消息括八音之精要超衆器

之表式后夔創制子野考成列柱成陳既和且平牙氏
攘袂而奮手鍾期傾耳以靜聽奏清角之要妙詠騶虞
與鹿鳴獸連軒而率舞鳳踉蹌而集庭汎濫浮沉逸響
發揮翕然若絕皦如復迴爾乃秘艷曲卓礫殊異周旋
去留千變萬態

晉賈彬箏賦曰溫顏既授和志向悅賓主交歡聲鐸品
列鍾子授箏伯牙同節唱葛天之高韻讚幽蘭與白雪
其始奏也蹇澄䟽雅若將暢而未越其漸成也抑按鏗

鏘猶沉鬱之舒微何以盡美請徵其喻剖狀同形兩象
著也設弦十二太簇數也列柱參差招搖布也介位允
諧六龍御也

晉顧愷之箏賦曰其器也則端方脩直天隆地平華文
素質爛蔚波成君子嘉其斌麗知音偉其含清罄虛中
以揚德正律度而儀形良工加妙輕緝璘彬玄漆絨響
慶雲被身

梁簡文帝箏賦曰聽鳴箏之弄響聞茲弦之一彈足使

客遊戀國壯士衝冠若夫楚王怡蕩楊生娛志小國寡
民督郵無事乃有燕餘麗妾方桃譬李本住南城經居
東里度玲瓏之曲閣出翡翠之香帷腕凝紗薄珮重行
遲爾乃促筵命友銜觴置酒耳熱眼華之娛千金萬年
之壽白日蹉跎時淹樂久玩飛花之度窻看春風之入
柳命麗人於玉席陳寶器於紈羅撫鳴箏而動曲譬輕
薄之經過若夫釣竿復發蛺蝶初揮動玉匣之餘怨鳴
陽鳥之始飛逐東趨於鄭女和西舞於荆妃使長廊之

瓦虛墜梁上之塵染衣

箜篌

釋名曰箜篌師延所作靡靡之樂後出桑間濮上之地
師涓為晉平公鼓焉鄭衛分其地而有之遂號鄭衛之
音為淫樂

桓譚新論曰鄙人謂狐為狸以瑟為箜篌此非徒不知
狐與瑟乃不知狸與箜篌也

司馬相如凡將篇曰鍾磬竽笙筑坎侯

續漢書曰靈帝好胡服作胡箜篌

甄異傳曰永和中吳郡陳緒家平旦忽有扣門自通曰
陳都尉寄住緒有妾姓奚能彈箜篌神意歡悅既令妾
弦歌歌聲焦細歷三年乃別去

班彪上事曰漢宣帝賜呼韓耶單于琴瑟箜篌

琴操曰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子高所作也子高晨刺
船而濯有一狂夫被髮提壺而渡其妻追止之不及墮
河而死乃號天嗷啼鼓箜篌而歌曲終投河而死子高

援琴作其歌聲故曰箜篌引

搜神記曰晉永嘉中有神見兗州自號樊道基有嫗號成夫人夫人好音樂能彈箜篌聞人歌絃輒起舞

風俗通曰箜篌一名坎侯謹按武帝祀太山太一后土令樂人侯調依琴作坎侯言其坎坎應節也侯以姓冠章也

詩梁簡文帝賦得箜篌詩曰揆遲初挑吹弄急時催舞
釧響逐弦鳴衫迴半鄣柱欲知心不平君看黛眉聚

賦晉鈕滔母孫氏箏篴賦曰考茲器之所起實侯氏之
所營遠不假於琴瑟顧無取乎箏篴爾乃陟九峻之增
巖睇承溫之朝日剖嶧陽之孤桐代楚宮之椅漆徵班
輸之造器命伶倫而調律浮音穆以遐暢沉響幽而若
絕樂操則寒條反榮哀曼則晨華朝滅邈漸離之清角
超子野之白雪然思超梁甫願登華岳路嶮悲秦道難
怨蜀遺逸悼行邁之離秋風哀年時之速陵危柱以頡
頏憑哀弦以躑躅於是數轉難測聲變無方或再弱以

飄沉或頓壯以抑揚或散角以放羽或攄徵以騁商
晉曹毗瑩篴賦曰嶧陽之桐植頴巖標清泉潤根女蘿
被條爾乃楚班制器窮妙極巧龍身鳳形連翩窈窕纓
以金米絡以翠藻其弦則烏號之絲用應所任體勁質
朗虛置自吟於是召倡人命妙姿御新肴酌金罍發愁
吟引吳妃湖上颺沓以平雅前溪藏推而懷歸

宋臨川王劉義慶瑩篴賦曰侯牽化而始造魯韋奇而
後珍名啓端於雅引器荷重於吳君等齊歌以無譬似

秦箏而非羣

琵琶

釋名曰琵琶本於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琵引却曰琶因以為名

風俗通曰謹按琵琶近出樂家所作不知誰作也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也又四弦象四時也

三輔決錄曰游楚表乞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問性好游遨音樂及畜歌者琵琶箏笛每行來將以自隨

傅子曰朱生善彈琵琶雖伯牙之妙舞無以加之

語林曰謝鎮西著紫羅襦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

竹林七賢論曰阮咸善彈琵琶

異苑曰南平國岳在姑孰有鬼附之每占吉凶輒先索琵琶隨彈而言事有驗或云是老鼠所作名曰靈侯

幽明錄曰晉司空桓豁在荊州有參軍剪五月五日鳴鵠舌教令學語遂無所不名與人相閱顧參軍善彈琵琶

琶雛鵠每聽移時

世說曰桓大司馬曰謝仁祖企脚在北牖上彈琵琶故自有天際意

詩齊王融詠琵琶詩曰抱月如可明懷風殊復清絲中傳意緒花裏寄春情掩抑有奇態淒鏘多好聲芳袖幸時拂龍門空自生

賦晉孫諺琵琶賦曰惟嘉桐之奇生于丹澤之北垠下修條而迴固上糾紛而干雲開黃鍾以挺幹表素質於

倉春然後託乎公班妙意橫施四分六合廣袤應規迴
風臨樂刻飾流離弦則岱谷懸絲篴貢天府伯奇執軌
祀妻抽緒大不過宮細不過羽清朗緊勁絕而不茹伶
人鼓焉景響豐稜操暢駱驛遊乎風颺抑揚按捺推搯
摧藏爾乃叩少宮驛明光發下柱展上腔儀蔡氏之繁
弦放莊公之倍簧於是酒酣日晚改為秦聲壯諒抗懷
土風所生延年度曲六彈俱成絀邪在正疏密有程離
而不散滿而不盈沉而不重浮而不輕綿駒遺嘔岱宗

梁父淮南廣陵郢都激楚每至曲終歌闋亂以衆契上下奔驚鹿奮猛厲波騰雨注飄飛電逝

晉成公綏琵琶賦曰八音之用誦于典藝簫韶九奏物有容制惟此琵琶興自末世爾乃託巧班輸如意橫施因形造美洪殺得宜柄如翠虬之仰首盤似靈龜之背嘯臨樂則齊州之丹木柱則梁山之象犀挽以玳瑁格以瑤枝若夫盤圖合靈太極形也三材片合兩儀生也分柱列位歲數成也回窻華表日月星也

算簾

釋名曰所以懸鍾者橫曰算算峻也在上高峻也樅曰簾簾舉也在傍舉算也

毛詩曰設業設簾崇牙樹羽

禮記曰夏后氏之龍算簾殷之崇牙周之璧翬

鬻子曰大禹為銘於算簾銘言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鍾教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語以訟獄者揮鞀

說苑曰秦博士對始皇陛下撞千石之鍾萬石之簾

淮南子曰闔閭伐楚破九龍之鍾簾

東觀漢記曰東海王彊殿鍾簾之懸

莊子曰梓慶削木為鐻見者驚猶鬼神魯侯問其術對曰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齋七日忘忘四支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區別見成鐻然後加手

鐻以夾鐘也

離騷曰簫鍾兮瑤簾

賦漢賈誼簾賦曰牧太平以深志象巨獸之屈竒妙彫

文以刻鏤舒循尾之采垂舉其鋸牙以左右相指負大鍾而欲飛

銘後漢李尤鍾簾銘曰周因殷禮損益可知漢因於周猶若重規人因秦器事有可施鴻鍾怒簾物得其宜聲揚遠聞文耀委迤

簫

釋名曰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也

風俗通曰按舜作簫其形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三尺

爾雅曰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箏

三禮圖曰雅簫長尺四寸二十四彊頌簫尺二寸十六彊

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毛詩曰既備乃奏簫管具舉嚶嚶厥聲肅雍和鳴

禮記曰仲夏之月命樂師均管簫

莊子曰南郭子綦謂顏成子游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

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

郭象曰
籟簫也

呂氏春秋曰客有以吹簫見越王者上下宮商和而越王不喜也或為之野音而王反悅之亦有如此者要在聽之而已

列仙傳曰簫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穆公女弄玉好之公妻焉一旦隨鳳飛去故秦樓作鳳女祠雍宮世有簫聲云

漢書曰元帝多材藝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又曰元帝為太子體不安善忘不樂詔使王褒等之太子宮讀誦

奇文太子善褒洞簫頌令後宮讀誦之

史記曰周勃常為人吹簫給喪事

蔡邕月令章句曰簫長則濁短則清以膈密實其底而
增減之則和管而成音定無所復調當與琴瑟相參
傅子曰馬先生能使木人吹簫比妙般輸墨翟曰不劣
古矣

段龜龍涼州記曰呂纂咸寧三年胡人發張駿冢得玉

簫

丹陽記曰江寧縣南四十里慈母山積石臨江生簫管竹王褒洞簫賦所稱即此也其竹圓緻異於衆處自伶倫採竹嶰谷其後唯此簫見珍故歷代常給樂府而俗呼曰鼓吹山

潯陽記曰廬山西南有康王谷又北頌城天欲雨輒聞鼓角簫笳之聲

詩梁劉孝儀詠簫詩曰危聲合鼓吹絕弄混笙篴管饒知氣促敘動覺唇移仙史安為貴能令秦女隨

賦漢王褒洞簫賦曰原夫簫籥之所生出於江南之丘墟洞條暢以罕節標數紛以扶疎徒觀其傍山側則嶇嶇歸崎倚巖迤嶇誠可悲乎其不安也彌望儻莽連延曠蕩又足樂乎其敞閒也託身軀於厚土經萬世而不遷翔風蕭蕭經其末迴江流水溉其山朝露清泠而隕其側玉液浸潤而承其根孤雌寡鵠娛優乎其下春禽羣嬉翱翔乎其巔秋蛸不食抱樸而長吟玄猿悲嘯搜索乎其間於是般匠施巧夔襄准法帶以象牙提其會

合其妙聲則清靜厭應

音翳

順敘卑迭

他庚

若孝子之事父

也科條譬類誠應義理澎湃慷慨一何壯士優柔溫潤
又似君子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憚憊瀾漫亡耦失
疇故知音者樂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偉之故其為悲
聲則莫不愴然累敝撇涕拭淚其奏懽娛則莫不憚漫
行凱阿那癢癢者已是以蟋蟀尺蠖跂行喘息魚瞰雞
睨垂喙宛轉瞪瞢忘食況感陰陽之和而化風俗之倫
哉

笙

釋名曰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以匏為之故曰匏竽亦是也其中空以受簧也

世本曰隨作笙也

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

說文曰舜祠之下得笙白玉管笙十三簧象鳳之身

尚書曰笙鏞以閒鳥獸蹌蹌

毛詩曰笙磬同音

周官曰笙師掌教吹笙

禮記曰女媧之笙簧

穆天子傳曰西王母吟曰吹笙鼓簧中心翔翔

尸子曰商容觀舞墨子吹笙墨子非樂而於樂有是也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

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
遊伊雒間道士浮邱公接以上嵩山

魏志曰文帝令杜夔於賓客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遂

黜免

詩梁陸罩詠笙詩曰管清羅袖拂響合絳脣吹含情應
節轉逸態逐聲移所美周王子弄羽一參差

賦晉潘岳笙賦曰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鄒魯之
珍有汶陽之孤篠焉若乃緜蔓紛敷之麗浸潤靈液之
滋固衆作者之所詳余可得而略之徒觀其制器也則
審洪纖面短長劇生簞裁熟簧設宮分羽經徵列商基
黃鍾以舉韻望儀鳳以擢形寫皇翼以挿羽摹鸞音以

厲聲於是乃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激憤於今賤永懷
乎故貴衆滿堂而飲酒獨向隅而掩淚援鳴笙而將吹
先嗚噦以理氣或案衍夷靡或竦勇割急或既往不返
或已出復入徘徊布護渙衍葺襲舞既蹈而中輟節將
撫而弗及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詠園桃之夭
天歌棗下之纂纂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宛其落矣
化為枯枝人生不能行樂何以虛謚為爾乃引飛龍鳴
鵠雞雙鴻翔白鶴飛子喬輕舉明君懷歸荆王喟其長

吟楚妃嘆而增悲新聲變曲奇韻橫逸紫纒歌鼓網羅
鍾律爛熳煥以放艷鬱蓬勃以氣出秋風詠於燕路天
光重乎朝日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唱發章夏導揚韶武
協和陳宋混一齊楚邇不逼而遠無攜聲成文而節有
敘

晉王廙笙賦曰其制器也則取不周之竹曾城之匏生
懸崖之絕巔邈隆峯以崇高延修頸以亢首厭瑤口之
陸離舞靈蛟之素鱗銜明珠於帶垂弱舌紙薄鈆錘內

藏合松牖以密際糴彤丹以發光

晉夏侯淳笙賦曰嗟萬物之殊觀莫比美乎音聲總衆
異以合體匪求一以取成雖琴瑟之既麗猶靡尚於清
笙爾乃採桐竹翦朱密摘長松之流肥咸崑崙之所出
抑揚噓吸或嘯或吹厭枯挹按同覆互移初進飛龍重
繼鵠雞振引合和如會如離若夫纏綿約殺足使放達
者循察通豫平曠足使廉規者棄節冲靈冷澹足使貪
榮者退讓閒明爽亮足使慢惰者進竭豈衆樂之能倫

邈竒特而殊絕

笛

風俗通曰笛武帝時邱仲所作也笛滌也所以滌邪穢
納之雅正也長尺四寸七孔後有羌笛見馬融賦
傅子曰列和善吹笛吳姬之聲無以加也

伏滔蔡邕長笛賦敘曰余同僚桓子野有故長笛賦傳
之者艾云蔡邕之所作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柯
亭之館以竹為椽仰而眄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竒聲

獨絕歷代傳之

廣雅曰簫謂之笛有七孔

魏略曰游楚好音樂畜笛者每持以自隨

世說曰王子猷聞桓子野善笛而不識遇桓於岸上過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此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問問君善吹試為我一奏桓爾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迴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去客主竟不交言

俗說曰宋褱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

晉明帝宮帝疾患危篤羣臣進諫請出宋禕時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衆人無言阮遙集時為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即與之又曰謝仁祖妾阿妃有國色甚善吹笛謝死阿妃誓不嫁却曇時為北中郎設權計遂得阿妃為妾阿妃終身不與曇言

段龜龍涼州記曰呂纂時胡人發張駿冢得玉笛

續搜神記曰合肥口有一大白船覆在水中云是曹公船船嘗有漁人夜宿以船繫之聞箏笛弦節之音漁人

夢人驅遣云勿近官妓此人驚即移去相傳云曹公載妓船覆於此猶存焉

幽明錄曰永嘉中太山民巢氏先為相縣令居在晉陵家婢採薪忽有一人追隨婢還家不使人見與婢宴飲輒吹笛而歌歌云閑夜寂已清長笛亮且鳴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長生

賦楚宋玉笛賦曰余嘗觀於衡山之陽見竒篠異幹罕節間枝之叢生也其處磅礴千仞絕谿陵阜隆崛萬丈

磐石雙起丹水涌其左醴泉流其右師曠將為陽春北
鄙白雪之曲取其雄焉宋意將送荆卿於易水之上得
其雌焉於是天旋少陰白日西靡命巖香使午子延長
頸奮玉手摘朱脣曜皓齒頰顏臻玉貌起吟清商追流
徵

後漢馬融長笛賦曰融既博覽典雅精挾術數又性好
音律能鼓琴吹笛為督郵無留事獨卧郿縣平陽鄔中
有雒客舍逆旅吹笛融去京師踰年暫聞甚悲而樂之

作長笛賦其辭曰惟鐘籠之奇生兮于終南之陰崖託
九成之孤岑臨萬仞之石溪是以間介無蹊人迹罕到
猿蜩晝吟鼯鼠夜呌於是放臣逐子棄妾離友攢乎下
風收精注耳變裏比律子野協呂十二畢具黃鐘為主
詳觀夫曲屑之繁會叢雜何其富也紛葩爛熳誠可喜
也波散廣衍實可異也律呂既和哀聲五降曲終闕盡
餘弦更興繁手累發密櫛疊重上擬法於韶箛南籥中
取度於白雪淥水下米制於延露巴人于時也綿駒吞

聲伯牙毀弦瓠巴聃

下拱反

柱磬襄弛懸近世雙笛從羌

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
似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
出是謂商聲五音畢

箛

蔡琰別傳曰琰字文姬先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
寧于家漢末大亂為胡騎所獲在左賢王部伍中春月
登胡殿感箛之音作詩言志曰胡箛動兮邊馬鳴孤鴈

歸兮聲嚶嚶

曹嘉之晉書曰劉疇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
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為出塞之聲動其遊客之思於是
羣胡皆倚泣而去

世說曰劉越石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
夕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懷然長歎中夜吹奏胡
笳賊皆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賊并起圍奔走
或云是劉道真

賦魏杜摯筰賦曰唯葭蘆之為物諒絜勁之自然託妙
體於阿澤歷百代而不遷於是秋節既至百物具成嚴
霜告殺草木殞零賓鳥鼓翼蟋蟀悲鳴羈旅之士感時
用情乃命狄人操筰揚清吹東角動南徵清羽發濁商
起剛柔待用五音迭進倏爾却轉忽焉前引或緼緼以
和懌或悽悽以焦殺或漂淫以輕浮或遲重以沉滯
晉孫楚筰賦曰銜長葭以汎吹噉啾啾之哀聲奏胡馬
之悲思詠北狄之遐征順谷風以撫節飄逸響乎天庭徐

疾從宜音引代起叩角動商鳴羽發徵若夫廣陵散吟
三節白紵太山長曲哀及梁父似鴻鴈之將雛乃羣翔
於河渚

晉夏侯湛夜聽箏賦曰越鳥戀乎南枝胡馬懷夫朔風
惟人情之有思乃否滯而發中南閭兮拊掌北閭兮鳴
笳鳴箏兮協節分唱兮相和相和兮哀諧慘激暢兮清
哀奏烽燧之初驚展從繇之歎乖伸棄兮更纏遷調兮
故顏披涼州之妙叅擿飛龍之奇引垂幽蘭之遊響來

楚妃之絕歎放鵝雞之弄音散白雪之清變

藝文類聚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藝文類聚卷四十五

唐 歐陽詢 撰

職官部一

總裁職官
丞相 冢宰

諸王

相國

總裁職官

尚書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
于宗周董正治官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
岳外有州牧侯伯

禮記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天

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

大戴禮曰古之卿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禮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智

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

賈誼新書曰王者官人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

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智足以為源泉行足以為表儀謂之師智足以為礪礪行足以為輔助謂之友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為民率謂之三大臣也修身正行不憊於鄉曲左右也事君不敢有二心侍御者也唯言之聽以事君者廝役也

說苑曰應侯與賈子坐聞有鼓琴之聲應侯曰今之琴一何悲也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爾張急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

應侯曰善

漢書曰建元三年上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遊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也

東觀漢記曰更始所置官多羣小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漢舊儀曰古法聖猶試故今丞相設四科之辟以博異

德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科曰學道修行經
中博士三科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
御史四科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姦勇足以
決斷才任三輔劇令皆試以其能然後官之第一科補
西曹南閣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辭人奏四科補
決曹

李重雜奏議曰古之聖王建官垂制所以體國經治而
功在簡易自帝王而下世有增損舜命九官周分六職

秦采古制漢仍秦舊倚丞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尚書始
於封奏以宣外內事任尚輕而郡守牧民之官重故漢
宣稱所與為治唯良二千石其有殊勲者輒璽書勉勵
或賜爵進秩禮遇豐厚得治大體所以追蹤三代也乃
至東京雖漸優顯然令僕射出為郡守鍾離意黃香胡
廣是也郡守入為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
揚泉物理論曰吏者理也所以理萬機平百揆也武士
宰民猶使狼牧羊鷹養鵠也是以人主務在審官擇人

詩魏應璩雜詩曰散騎常師友朝夕進規獻侍中主喉
舌萬機無不亂尚書統庶事官人乘法憲彤管弭納言
貂璫表武弁出入承明廬車服一何煥三寺齊榮秩百
僚所瞻顧

頌晉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曰茫茫宇宙上參下躋波振
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赫矣高祖肇載天
祿彤雲晝聚素靈夜哭萬邦宅心駿民効足堂堂蕭公
王迹是因綢繆獻后無競惟人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拔

奇夷難邁德振民名蓋羣后
是謂宗臣平陽樂道在變
則通爰淵爰默有此武功
長驅河朔電擊壤東協策
淮陰亞迹蕭公文成作師
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
則靈窮神觀化望景揣情
鬼無隱謀物無遁形運籌
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
五侯允集霸楚寔喪皇漢
凱入曲逆宏達好謀能深
遊精杳漠神迹是尋奇謀
六奮嘉慮四迴規主以足
離項于懷韓王窘執胡馬
洞開灼灼淮陰靈武冠世
策出無方思入神契陵險
必夷推剛則脆肇

謀漢濱還定渭表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威掠火烈勢踰
風掃拾代如遺偃齊猶草彭越觀世韜迹隱光威凌楚
城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官舊梁烈烈黥布耽耽其眊
名冠強楚鋒猶駭電肇彼集風翩為我扇天命方集王
在東夏矯矯三雄至于垓下元凶既夷寵祿來假張耳
之賢有聲梁魏俯思舊恩仰察五緯脫迹違難披榛來
洎改策西秦執辱北冀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
越遷晉陽盧綰自微婉孌我皇跨功踰德祚爾暉章吳

芮之王祚由梅鉞功微勢弱世載忠賢肅肅荆王董我
三軍圖掌四方殷薦其勲庸親祚勞舊楚是分安國違
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
主亡與亡末命是期絳侯質本多略寡言曾是忠勇惟
帝攸歎雲鶩靈邱景逸上蘭平代擒狝奄有燕韓寧亂
以武斃呂以權實惟太尉劉宗以安舞陽道迎延帝幽
藪宣力王室匪惟厥武揔干鴻門披闥帝宇聳顏誚項
掩淚寤主百王之極舊章靡存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

穆帝典煥其盈門風晞三代憲流後昆紀信誑項軺軒
是乘身與烟銷名與風興形可以暴志不可凌

晉張子並揚四公頌曰峩峩西岳峻極太清降神挺賢
實有景靈靈何為四四揚是丁佐我大侯俾作韓貞明
明在上不顯其身帝時疇咨本道求真僉曰於公溫故
知新宜保宜傳克贊典墳昔在阿衡左右商王有周文
武股肱旦望我漢楊氏代作棟梁蹇蹇匪躬惟國之綱
綱弛復整政無亂荒功假皇穹率土以康心盡于朝終

然允臧伊德之輔是乃毛羽匪哲匪賢孰云敢舉楊氏
蹈之為軌為武軌武伊何盡啓基緒穆穆天子以為心
膺於萬斯年克昌厥後

贊後漢班固公孫弘傳贊曰公孫宏卜式倪寬皆以鴻
漸之翼困於燕爵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
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
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向異人並出
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

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也漢之得人於茲為
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
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
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
朱買臣厯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
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
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
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

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
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
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玄邵信臣
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績見
述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晉袁宏三國名臣贊曰赫赫三雄並迴乾軸競收杞梓
爭采松竹鳳不及栖龍不暇伏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
變知微探賸賞要日月在躬隱之彌睢公達潛朗思同

著蔡運用無方勲攝羣會邀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疎
朗牆宇高嶷忠存軌迹義形風色思樹芳蘭翦除荆棘
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和而不同通
而不雜遇醉亡辭在醒貽荅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
元首擬伊同恥嘉謀肆庭讜言盈耳淵哉泰初宇量高
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迹汙必偽處死匪難
理存則易六合徒廣容身靡寄堂堂孔明基宇宏邀器
同生人獨稟先覺標榜風流遠朋管樂士元弘長惟性

自融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
之振起清風公琰植根不忘忠正豈曰模擬實在雅性
推賢恭已久而可敬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
交一面桓桓魏武外託霸迹志掩衡霍恃戰忘敵卓卓
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子布擅名遭世方
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王略威夷吳魏同寶遂贊宏謨
匡此霸道昂昂子敬拔迹草萊荷擔吐奇乃構雲臺子
瑜長者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殺將命闕庭退忘

私位伯言謇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亦獻替謀翊社稷解紛挫銳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點清不增潔濁不加染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推逆鱗直道受黜歎過孫陽放同賈屈

諸王

漢書表曰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組綬

蔡邕獨斷曰漢制皇子封為王其實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為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

諸侯王法律家皆曰列侯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受天子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他如其方色藉以白茅歸國以立社故謂之茅土

賈誼書曰高帝瓜分天下以王有功之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為不可制故削去不義諸侯空其國擇良日立諸子洛陽上東門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

漢書曰楚元王交高帝弟自帝即位交與盧綰常侍上

出入卧内傳語言諸内事隱謀文帝尊寵元王子爵比
皇子又曰初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
置酒嘗為穆生設醴又齊悼惠王肥高帝子食七十餘
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又梁孝王文帝竇皇后少子
愛之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
騎出稱警入言蹕擬於天子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游
士莫敢不至又河間獻王德景帝子修學好古從民得
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

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與漢等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又魯共王景帝子好治宮室苑囿狗馬王初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又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三十一篇外書

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又淮陽憲王欽
宣帝子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才帝甚愛之數嗟歎憲王
曰真我子也

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少有孝友之質寬仁宏雅帝即
位詔以為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四年蒼上疏願朝上
以王觸寒涉道使中謁者賜乘輿豹裘蒼到洛陽使鴻
臚持節郊迎引入不在讚拜之位外殿乃拜上親荅拜
諸王歸國上特留蒼八月飲酎畢大鴻臚奏遣蒼發上

親臨送流涕賞賜以億萬數又明帝詔書示諸國曰詔
問東平王蒼處家何等最樂王對曰為善最樂帝曰其
言甚大副其腰腹蒼美髯髯腰帶八尺二寸又北海靖
王興每朝廷有異政京師雨澤秋稼好醜輒驛馬下興
其見親重如此又廣平鉅鹿樂成王在邸入問起居車
馬鞍勒皆純黑無金銀承飾馬不踰六尺於是以白太
后即賜錢各五百萬

魏志曰鄧哀王冲字蒼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

所及有若成人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
羣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
至稱物以載之則斤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
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為鼠所齧庫吏懼
必死沖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沖於是以刀穿單衣
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沖對曰世俗
以為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
曰此妄言爾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大笑

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懸柱乎一無所問又曰中山王
袞少好學生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
精力為患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文學防輔相
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善亦宜以聞遂共
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
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又任
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
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

聖道而好乘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彰謂左右
曰大丈夫一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
號爾何能作博士耶又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餘歲誦
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能屬文太祖常視其文謂植
曰汝倩人爾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
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
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

王隱晉書曰齊王攸學不倦借人書皆為治護時還有

水旱則出租秩加賦以賑國人須豐年乃收入本直太
康三年詔攸當出方岳遂撫其國加都督青州增封濟
南郡儀物典策軒懸之樂六佾之舞賜金鉞朝車乘輿
之副又安平獻王孚世祖受禪為太宰四年正會上見
太宰身執子孫之禮輿車上殿上於阼階下迎拜王既
坐上又親奉上壽孚雖見尊寵而常有戚容獻王一門
三世同時十人封王二人世子父位極人臣子孫咸居
大官出則旌旗節鉞入則貂蟬袞冕自公族之寵未始

有也

晉百官表曰王古號也夏殷周稱至金璽龜紐細纁朱綬五時朝服遠遊冠佩山玄玉

沈約宋書曰衡陽王義季為荊州刺史先是臨川王義慶在任巴蜀亂擾師旅應接府庫空虛義季躬行節儉蓄財省用數年間還復充實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斷不食肉義季哀其志給豐每月白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噉肉義季素拙書上聽使餘人書啟事唯

自著名而已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遂為長夜之飲
略無少醒日太祖累加詰責義季引愆陳謝上詔報誠
語終不改以至於終二十一年又始平孝敬王子鸞字
季羽孝武帝第八子也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
諸子凡為上所盼遇者莫不入子鸞府國及為南徐州
又割吳郡以屬之又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
子也少而閑素篤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為立第於雞
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高他國一階

賦魏夏侯玄皇眉賦曰覽二儀之上禮本人倫之大紀
道莫隆於后辟統莫泰於宗祀伊皇衢之光赫享乾祇
之元祉在太和之五載肇皇眉之盛始時維孟秋和氣
淑清良辰既啓皇子誕生爾乃發愷悌之明詔振隆恩
之豐沛殊惠洽乎黎民崇施暢於無外爵羣兆以布德
赦殊死以崇仁黔首詠而齊樂願皇祚之日新

頌魏陳王曹植皇太子頌曰於我皇后懿章前志克慕
二皇三靈昭事祇肅郊廟明德敬惠陽和積吉鍾天之

釐嘉月令辰篤生聖嗣慶由一人萬國作喜喁喁萬國
岌岌羣生稟命我后綏之則榮長為臣妾終天之經仁
聖奕世永載明明同年上帝休祥淑禎藩臣作頌光流
德聲吁嗟卿士祇承予聽

碑梁沈約齊司徒安陸昭王碑曰授契身佐唐虞功大
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籙蕭曹扶翼漢祖滅秦
項以寧亂魏氏時乘於前皇齊握符於後靈源與積石
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

靈氣蘊風雲身負日月姑蘇奧壤任切關河都會殷阜
提封百萬全趙之袪服叢臺方此為劣臨淄之揮汗
成雨曾何足稱乃鴻騫舊吳作守東楚夏首藩要任重
推轂襟帶中流地殷江漢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西
通鄠鄧水陸之塗三七是惟形勝閭外莫先建麾作牧
明德攸存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北風未起馬首便則
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至公以奉上明謙以接
下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貴虛懷博納

幽闕洞開宴語談笑情瀾不竭凡我僚屬均哀共戚怨
天德之無厚痛崇陰之不留思所以克播遺塵敞之穹
壤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開金運祚始玉筐三仁去殷
五曜入房亦白其馬侯服周王惠露霑吳仁風扇越涉
夏逾漢政成朞月

北齊邢子才廣平王碑文曰公分氣氤氲稟靈昭晉基
構輪奐源流濬遠積石莫之方委水不能喻山瀆郊神
辰昂降德自天攸縱鬱為時宗牆宇淹曠標格秀遠道

亞生知德均殆庶日月在躬水鏡被物望青松而比秀
干白雲而上征侍講金華參遊銅爵出陪芝蓋入奉桂
室充會友之選當拾遺之舉發言為論受詔成文碧雞
自口靈蛇在握方見建安之體復聞正始之音公年方
弱冠而位居寮右道被生民惠漸萬物鬱為雅俗之表
義成社稷之鎮公孫聲動天下已非其倫管子光照鄰
國孰云能擬方謂膺茲多福降此永年奪搏風之逸羽
窮送日之遠路同岐山之嘉會陪岱宗之盛禮而羣飛

在辰橫流具及山崩川竭星實日銷崑岳既毀玉石俱
燼蘭挺則芬玉生則潤決決萬源落落千仞我有微猷
金聲玉振志猶學海業比登山踟躕緹袞絳帳韋編尋
微啟奧敷理入玄天地或終山河匪壽昔曰先民誰堪
長久立言立事責之身後式銘景行是為不朽

墓誌齊王融豫章文獻王墓誌銘曰領袖傾淪人綱弛
沒半嶽推峯中河墜月春然曉隧如何夜臺鯨駢惋慕
淩吹徘徊千秋萬祀顧有餘哀又齊謝朓鬱林王墓誌

銘曰綠車旖旎翠旌奄映癸貳戲良臨桃弛盛毀德歸
桐棄尊君鄭又齊海陵王墓誌銘曰景祚云及多難攸
啟載驅軫轄高闕代邸西光已謝東龜又良龍燾夕儼
葆挽晨鏘風搖草色月照松光春秋非我曉夜何長
梁簡文安成蕃王墓誌銘曰許氏猶龍荀家鳴鶴豈如
宗子分聯華萼對策雲臺觀書麟閣官美登朝文高入
洛得意琴書忘言丘壑

梁任昉撫軍桂陽王墓誌銘曰於昭帝緒擅美前王綠

圖丹紀金簡玉筐世載台鼎地居魯衛沛易且傳楚詩
將說桐圭誰戲甘棠何憇

梁沈約丞相長沙宣武王墓誌銘曰山岳鎮地日月麗
天鄰幾者庶亞極稱賢義義哲人實惟天縱德基內美
功成日用亦既東轅實拯朝難迅鋒雷駭霜戈電斷震
主必危功高不賞哀動上霄痛銘玄壤聖武爰發後恥
申冤大禮空備幽駕莫援

陳徐陵司空河東康簡王墓誌曰夫聖人至德天道福

謙大哉堯舜貽慶長遠明兩之盛中陽纂於恭龍百世
之祀皇家兆於鳴鳳違有丘於海北應紫蓋於江南帝
系王基重光累葉高祖之建天柱聖之補地維蕩蕩乎
民無得而名焉者也王資神昂緯託曜房靈體斯孝烈
不由師保月生之對曾何用於擬議日近之言無階於
等級封河東王加侍中淑貌與金燧相宜清顏與玉壺
同照授使持節南徐州刺史武羗旅拒亭障遷移漠草
非長廣之東湖萊近荆門之北王常譏庾翼使白面之

非才深慕曹彰歎黃鬚之為可火精不退奚應善言冰
蛭難消徒持陰德薨於沙鎮時年十有七追贈司空加
鼓吹班劍謚曰康簡王洛北占墳河南除道葭悲烟殿
之聲劍動豐城之氣豈惟晉王寵悼重琅邪之贈官魏
后高文制蒼舒之哀誄

誄後漢傳龍北海王誄曰永平六年北海靜王薨於是
境內市不交易塗無征旅農不修畝室無女工感傷慘
怛若喪厥親俯哭后土仰愬皇旻於是羣英列俊靜思

勒銘惟王勲德是昭是明存隆其實光曜其聲終始之
際於斯為榮乃作誄曰覽視昔初若論往代有國有家
篇籍攸載貴賤不驕滿罔不溢莫能履道聲色以卒惟
王建國作此蕃弼撫綏方域承翼京室對揚休嘉光昭
其則溫恭朝夕敦循伊德

魏文帝蒼舒誄曰建安十二年五月甲戌童子曹蒼舒
卒乃作誄曰於惟淑弟懿矣純良誕豐全質荷天之光
既哲且仁爰柔克剛彼德之容慈我聿行宜逢分祚以

永無疆如何昊天凋斯俊英嗚呼哀哉惟人之生忽若
朝露促促百年疊疊行暮矧爾既天十三而卒何辜於
天景命不遂

魏陳王曹植任城王諒曰昔二虢佐文旦翦翼武於休
我王魏之元輔將崇懿迹等號齊魯如何奄忽命不是
與仁者悼沒兼彼殊類矧我同生能不慚悴目想官墀
心存平素髣髴神魂馳情陵墓凡夫愛命達者殉名王
雖薨殂功著丹青人誰不沒貴有遺聲乃作諒曰幼有

令質光耀珪璋孝殊閔氏義達參商溫溫其恭爰柔克
剛心存建業王室是匡矯矯元戎雷動雨徂橫行燕代
威懾北胡奔虜無竄還戰高柳王率壯士常為軍首宜
究長年永保皇家如何奄忽景命不遐同盟飲淚百僚
咨嗟

宋謝靈運廬陵王誄曰事非淮南而痛深於中霧迹非
任城而暴甚於仰毒託體皇極銜怨至盡豈惟有識傷
慨故亦率土悽心蓋出罔己之悲以陳酸切之事云爾

哀哀君王終仁且德在枉無言即罪有默曾是忍虐古
來一酷身微咎累痛踰酖毒何斯禍斯乃怨乃辱命如
何延人百有贖矜急景之難留悼驚波之易淪自君王
之冥漠厯彌綏於此春聆鳴禽之響谷視喬木之陵雲
咸感節而興悅獨懷悲而莫申侯射隼於高墉赫王典
以正刑服二辜於猛犴致九伐於南荆發酸痛於仁詔
令寵贈於哀心布悽楚於帝言攄綢繆於皇音

行狀梁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行狀曰公道亞生

知照鄰幾庶孝始人倫忠為令德公實體之非毀譽所
至天材博瞻學綜兼明至曲臺之禮九師之易樂分龍
趙詩折齊韓有一於此罔不兼綜昔沛獻訪對於雲臺
東平齊聲於揚史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
方斯蔑如也夫家國之道互為公私君親之義遞為隱
犯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亮誠盡規謀猷弘遠矣他人
之善若已有之民之不臧公實貽恥誘接恂恂降以顏
色人有不及內恕諸己非意相干每為理屈任天下之

重體生民之俊華袞與緼縉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良
田廣宅符仲長之言邛山洛水協應叟之志邛園東國
縑鉢軒冕乃依林構宇傍巖拓架清援與壺人爭旦緹
幙與素瀨交暉置之虛室人野何辨高人何點躡屨於
鍾阿徵士劉虬獻書於衡岳贈以真人之服弘以度外
之禮

梁沈約齊臨川王行狀曰公遵玄源於陵壑稟黃中之
正氣其性逸其神凝端華表美弱齒弘貴著乎將立雲

虛景曖岳秀川渟蘭桂不踰其質珪璋未究其美幼而
悅學業茂從師洽貫書場該緯文圃清暉秘譽燭野光
朝

梁裴子野司空安成康王行狀曰降七緯之禎靈五行
之正性珪璋特達清明在躬學無常師曾希風乎孔甫幾
神殆庶諒亞迹乎顏生說禮敦詩方昔人而有裕既明
且哲體大雅而弗渝若乃慈明外朗淑德內潤夏侯玉
樹之談衛玠璧人之目又授使持節郢州刺史公四居

方岳政刑克舉仁恕以懷君子刑憲以肅小人莅煩以簡居難則易需如時雨芬若蘭蓀所去見思所居稱治邁疾薨竟陵之石楚時年四十四皇上震天倫之悼庶僚懷人百之感詔贈司空常侍王如故禮也自巳濮以東鄆鄧以北方舟連騎赴者如雲昔王薨及葬仁禽有踐境之識羊祜云亡市人有罷歸之慟若公恩結三楚亦異出一時且公幼無擇言長無擇行立功以庇物執德以居宗重以道性虛閑居處沖約終日清靜如布素

焉

相國

漢書百官表曰相國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

機

漢書曰蕭何沛人陳豨反上有將聞呂后用何計誅韓
信拜何相國益封五千戶卒五百人為衛衆人皆賀郤
平獨弔郤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長安城
東平謂何曰禍自此始也何乃讓封悉以家財佐軍上

喜又曰曹參聞蕭何薨告舍人趣治裝吾將入相使者
果召參參為相日夜飲酒賓客見參不事皆欲有言至
者參輒飲以酒醉而後去終莫得說相舍後園近吏舍
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請參遊後園幸相國召案乃
反張坐飲歌呼與相和參見人細過專掩匿之百官偕
歎

獨斷曰相國自蕭何以後殆非復人臣之位

齊職儀曰相國綠綬袞冕服湯以伊尹為左相仲虺為

右相高宗夢傅說因立為相魏襄王以公孫衍為相國趙
孝成王以廉頗為相國

誅晉成公綏魏相國舞陽宣文侯司馬公誅曰應期降
命篤生我公九德聿修百行兼通文皇踐位龍飛天衢
協贊大命啓迪靈符光我聖主齊德有虞受茲介祉封
國建畿入總納言敷化衡機出登上將奮武明威皇輿
省方作鎮於許旌旗既反撫我荆楚巴蜀作寇侵我邊
疆乃眷西顧董統雍京丹麾所指莫之敢抗仁濟宇內

威攝外荒流惠零南齊美甘棠加命九錫尊位相國比
王齊魯以崇殿禮

丞相

應劭風俗通曰丞者承也相者助也

史記曰秦武王置二丞相甘茂為左丞相樗里疾為右
丞相又韋丞相賢者魯人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
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之至第二子名玄
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侯丞相曰我今為丞相有長子

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又匡衡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代為丞相封樂安侯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

漢書百官表曰丞相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治萬幾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丞相又陳平武陽人周勃沛人帝即位以平為丞相平曰臣功不如勃於是以勃為右丞相以平為左丞相帝問勃曰歲決獄錢穀出入幾何勃不知汗出沾背上問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誰

平曰決獄責廷尉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何事
平曰臣主上佐天子理陰陽調四時下遂萬物之宜鎮
撫四夷上曰善又曰公孫弘淄川人武帝以弘為丞相
丞相常以列侯為之唯弘無爵詔封平津鄉侯六百五
十戶丞相封自宏始也弘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
衣食家無餘財又曰蔡義河內人詔求能為韓詩者徵
義上疏臣行能無比容貌不及衆而不棄人倫者以聞
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願賜清閒之燕以詩授昭帝為

丞相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常兩吏扶夾乃能行又曰王商為丞相有威重長八尺餘單于來朝引見商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之歎曰此真漢相也

漢雜事曰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不為禮汲黯為主爵都尉見蚡未嘗拜揖之而已

漢舊儀曰丞相車兩黑轡騎者戈絳掾吏見禮如師弟

子白錄不拜朝示不臣也聽事閣曰黃閣又曰有天地
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
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病上追使者
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勝任使者策書駕駱馬即時
布衣步出府免為庶人丞相有他過使者奉策書駕騅
騊馬即時步出府乘棧車壯馬賜歸田里思過

應劭漢官儀曰丞相有疾御史大夫三日一問起居百
僚亦然朝廷遣中使太醫高手膳羞駱驛及瘳視事尚

書令若光祿大夫賜以養牛上尊酒

物理論曰高祖定天下置丞相以統文德立大司馬以整武事為二府焉

箴晉陸機丞相箴曰夫導民在簡為政以仁仁實生愛簡則易遵罔疏下睦禁密巧繁深文碎教伊何能存故人不可以不審任不可以不忠捨賢昵諂則喪爾邦且偏見則昧專聽悔疑耳目之用亦各有期夫豈不察而惟牆隅之矜已任智是蔽是欺德無遠而不復惡何適而

不追存亡日鑒成敗代陳人咸知鏡其貌而莫能照其身

碑晉袁宏丞相桓溫碑銘曰文武開業尚父定王佐之契宗周不競桓公弘九伐之勲脫履於必濟之功忘懷於屈伸之會高氏出乎生民公亮坦於萬物遂復改謀迴慮策馬武關摠轡丹旂之塗揚鞭終南之嶺兵交則戰無全敵勸義則襁負雲集從以懸軍輕進因蓄靡儲而豺狼懼殪保固窟穴乃方軌迴轅反師凱入雖奇功

大勲未捷於一朝而宏謨神畧義高於天下公惟秀傑
英特竒姿表於弱冠俊神朗鑒明統備於成德巾褐衡
門風流推其高致忘已應務天下謝其勲業輔相兩儀
而通運之功必周虛中容長而方圓之才咸得道濟而
不有處泰而逾約可謂固天將縱生民之傑者也銘曰
美盡黃裳道暢伊呂哲人應運命世作輔卓卓英風略
略宏宇亮心高列俊神閒舉忘已濟物撫化翼世河洛
澄流華梁卷翳俾我仁公弘道作鏡如何不弔雲巒落

聯

晉孫綽丞相王導碑文公胄興姬文氏由王喬玄聖陶
化以啓源靈仙延祉以分流賢俊相承世冠海岱二儀
交泰妙氣發暉醇曜所鍾公實應之玄性合乎道旨沖
一體之自然柔暢協乎春風溫煦侔於冬日信人倫之
水鏡道德之標準也惠懷之際運在大過皇德不建神
轡再絕獫狁孔熾凶類叢起公見機而作超然玄悟遂
扶翼王室協贊東岳弘大順以一羣后之望仗王道以

應天人之會於時乾維肇振創制理物中宗拱己雅伏
賢相尚父之任具瞻在公存烹鮮之義殉易簡之政大
略弘規卓然可述公雅好談詠恂然善誘雖管綜時務
一日萬幾夷心以延白屋之士虛己以招巖穴之俊道
遙放意不峻儀軌公執國之鈞三十餘載時難世故備
經之矣夷險理亂常保元吉匪躬而身全遺功而勲舉
非夫領鑒玄達百鍊不渝孰能莫忤於世而動與理會
者哉

梁簡文帝長沙宣武王北涼州廟碑文曰昔曲仁之祀
九井尚慙沫水之堂七壁猶在豈非德含體氣神降空
桑烝民仰其立功太上懷其貴德公諱蘭陵人皇帝之
長兄也命世降靈峻極開著宗百川而成海倍萬俊而
為英為南梁北秦二州刺史華陽陵黑水改號難堪加
以岳牧遷迴軍民徙散同高闕以為塞象玉門而置關
三尉寢謀六屯罷業功同疎勒之守備甚即墨之堅圍
公臨危制變殷如敵國是以六角推鋒兩賢疊鼓指搆

則破勅敵叱咤而靜邊塵公德應大賢照惟殆庶如鐘
資叩似鐸發聲含朝陽於千仞散風行於萬頃神武所
回士卒忘水火之難輦轡所驅小大一死生之志微管
之風餘芳無絕人畏其神德音不泯梁秦二州刺史宜
封侯條刺舉漢陽親親遺愛有表請立碑置廟天子許
焉反宇飛風伏檻含日參差丹桂周流紫房躩踞刻獸
下臨網戶菡萏荷華傍連屈屋庶使邇韶所立之名豈
稱高於陳郡袁逢所勒之字非獨擅於華陽乃為贊曰

帝圖開道皇源配天功書綠字事燭青編天漢之陽黑
水惟梁如仁永播流詠寧忘扶風高碣名伯甘棠餘芳
無泯望古可方構斯象室循茲洞房琉璃照戶璧玉開
堂秋條下葉春卉含芳九微夜火百味朝漿又丞相長
沙宣武王碑曰金表龍符綠地龜圖且稱瑞漢實曰開
虞於昭帝緒蟬聯厥初有微玄冰亦作司徒重檐偃蹇
曲注逶迤重攄鳳翥挂棟蓮披文擅晚麗承節晨輝春
藤絡戶寒菊臨池惟馨惟德無絕於斯

梁沈約齊丞相豫章文憲王碑曰世載冠冕之暉家開
配天之業洪源邁於委水雲峯冠於削城公自天攸縱
非待河岳道亞生知德備藏往摩赤霄而理翰望閭闔
以上馳迴風颯於襟袖宅山川於懷抱爰初弱冠藏器
俟時康莊廣闢飾禮賢之館把梓備收罄滋蘭之畹既
駕朱駟又敷袞職升降軒陞率由孝敬謙以備物貴以
在身再握勵已三吐忘倦公德惟民望位冠朝首儀表
瑰雄風神秀傑每至三元首旦華裔在庭執玉端闈冠

冤百辟外夷震聳猶單于之懼王商羣后瞻慕若衆星
之俯日月雖復以周公之親居周公之任道格皇天光
被四海而小善靡失輔德必從譬由畎澮匪讓所以蓀
致江河流域同歸故能鬱成蒿岱保翼三善弘正九伐
銘彼太常懸諸日月銘曰大德風邁其美雲從事貴愈
貶禮峻彌恭且有厚命車服以庸羽儀列辟冠冕羣龍
周實多祜漢有餘慶奕奕皇族於斯為盛公之綏之終
和且敬是惟宗國庶邦作詠

梁任昉丞相長沙宣武王碑曰玉暎藍田金鉉之望已
集木秀鄧林輪轅之用先表值戎寇貪怵羈縻失道憑
凌堆堞逼迫濠湟都護之威既弛副尉之策已謝斧松
晨析易子朝食乞師援絕飛書路阻公內定不戰之奇
外騁必勝之略神功倏忽有同拾遺南下牧馬既寢折
膠之術北遯燕然將空漠南之地加以廣平簡惠信賞
必罰增貲就賦夷歌成章

誄晉陸機吳丞相江陵侯陸公誄曰根條伊何苗黃裔

舜長發有祥貽我作肩劉王負險寇我西鄰公侯赫怒
干戈啟陳金鉞鏡日雲旗降天元王隕難鯨鯢墜鱗戎
漠時殪方域清塵

冢宰

仲長統昌言曰冢宰堯官也

尚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周官曰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
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

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
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
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
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王隱晉書曰武帝時太傅領司徒何曾屢上書遜位詔
以司徒所掌煩務不可以久勞耆艾其進位太宰朝會
乘輿劍履上殿如漢蕭何魏鍾繇故事

晉公卿禮族曰安平王孚朗陵公何曾汝南王亮皆為

太宰

齊職儀曰太宰品第一金章紫綬佩山玄玉堯命羲和使主其陰陽之職義伯司天官也后稷伏事虞夏敬事民時尊稷為天官夏哀稷後不齒失官由是廢官殷以其官為冢宰周公在豐為太宰召公又居之秦漢魏無此職

晉武帝以從祖安平王孚為太宰始置其官安平薨省咸寧四年又置或謂本太師之職避景帝諱改為太宰

太宰周之卿位晉武依周置職以尊安平非避諱也

元興中恭帝為太宰桓玄都督中外博士徐豁議太宰非武官不應敬都督從豁議

碑晉孫綽太宰郝鑒碑文曰公蓋黃帝之苗裔氏族所由皆紀於祖御史大夫之碑矣靈和誕授載有公侯至德碩量天實擬之琅邪王應天啟之運闡中興之道思延英賢以匡王業乃假兗州刺史金章仍割玄鉞載飾於時羯寇凶熾羣逆焱起公奮其忠勇精貫白日信順

為甲冑大節為城池故能推却凶寇全身濟功惟公德
器純固體識深弘敦尚衡門則服膺曾閔毗亮皇極則
憲章元凱篤誠簡於帝心明允著於莅政信鍾山之珪
璧歲寒之靈木者也摛藻風雲策名帝錄肇皆方尺遂
隆台岳王室未休吾何以豫興言再慨思康天步將俾
皇化歸之大素彼蒼者天曾不遐祚哲人其萎民斯攸
慕嗟爾後昆式瞻宏度

齊王儉太宰褚彥回碑文曰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此

謂之不朽所以子產云亡宣尼泣其遺愛隨武既沒趙
文懷其餘風乃祖太傅德合當時行庇州壤深識臧否
不以毀譽形言亮來王室每懷沖虛之道可謂婉而成
章志而晦者矣公稟川岳之靈暉含珪璋而挺曜和順
內凝英華外發神茂初學業隆弱冠是以仁經義緯敦
穆於閨庭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宇孝敬淳深率由斯至
盡歡朝夕人無間言逍遙乎文雅之圃翱翔乎禮樂之
圃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既而齊德龍興

順皇高禪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亦猶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晉今之尚書古之冢宰雖秩輕於衮司而任隆於百辟暫遂沖旨改授朝端邇無異言遠無異望執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故能騁績康衢延慈哲后仰南風之高詠飡東野之秘寶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參以酒德間以琴心暖有餘暉遙然流想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肅肅焉穆穆焉於是見君親之同致在三之如一銘曰永言必孝因

心則友仁洽兼濟愛深善誘觀海齊量登岳均厚五臣
茲六八元斯九率禮蹈謙諒實身幹迹屈朱軒志隆衡
館眇眇玄宗萋萋辭翰義既水流文亦霧散

誅晉潘岳太宰魯武公誄曰昂昂公侯實天誕育八元
斯九五臣茲六揜討逆節折衝江湖走欽擒儉梟誕弊
吳公于出征爰整其旅壘未越郊麾不及舉秦涼獲又
西戎即叙他人之賢譬彼邱陵邈矣公侯如日之昇泰
山其頽寢疾不興遐通曷仰社稷焉憑生則榮易終哀

實難靡不春華鮮克歲寒於呼公隕率土含酸趙喪望
諸列國同傷秦亡蹇叔春者不相桃李不言下自成行
德之休明沒能彌彰

表後魏溫子昇上黨王穆讓太宰表曰臣聞策蹇長途
終慙一日之致懸縷層臺詎任千鈞之重固知才弱不
可自強力微難以企及智小謀大恐貽折足之憂才輕
任重懼有絕臍之悔既慮鑠金固陳匪石

藝文類聚卷四十五